

CHATEAU
CANTENAC BROWN
MARGAUX

新闻发布材料



玛歌 (MARGAUX) 产区的 苏格兰酒庄



苏格兰起源

布朗（LES BROWN）， 苏格兰 家族

公园的池塘倒影不断变换，春季的薄雾四处萦绕，到秋季树叶换上赭石色的新装，穿过公园就来到了肯德布朗酒庄（château Cantenac Brown），让我们联想到这个在梅多克核心地带凝结成小小苏格兰的一个家族的心愿。时间就此停滞，我们现在在十九世纪初，以约翰·刘易斯·布朗（John-Lewis Brown）为首的几位骑手，即他的亲属们，在树林间飞速奔走，顷刻间就来到由他们建造的一座雄伟建筑。

约翰·刘易斯 （JOHN-LEWIS）的身影： 1855年的 辛勤劳作 和要求

约翰·刘易斯来自爱丁堡附近的科尔斯托恩（Colstoun）氏族，和拉芒什海峡彼岸（英国）众多大胆果敢的人一样来到了波尔多，希望自己的葡萄酒贸易能够在这里走上成功之路。约翰·刘易斯·布朗（John-Lewis Brown）拥有坚定不移的意志、优雅的举止，能够酿造出伟大的葡萄酒。他还特别喜欢著名的琼浆玉液：他从康特纳克地区砂砾小圆丘和玛歌高原上最好的玛歌地区中选择葡萄园地块。几十年后，肯德布朗的葡萄酒跻身1855列级庄名录的著名葡萄酒之列。

苏格兰 烙印或 团体和 家族 价值 的深刻 认知

约翰·刘易斯·布朗怀揣着一个宏大计划以及家族和氏族独有的价值观。从他手中接过肯德布朗衣钵的继任者们将继承这种团队合作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理念。氏族的座右铭“Floreat majestas”（让花儿绽放）展示了希望播种能够获得收获的心愿。约翰·刘易斯·布朗催生的这个永恒故事已然成为酒庄的精髓。



多个影响的均衡

壮观的 都铎式 酒庄

这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梅多克人和批发商，这座辉煌的酒庄于1806年左右建成，呈现纯粹的都铎式建筑风格。长长的石烟囱立于倾斜度明显的屋顶，狭窄的竖框窗户以及红砖与石材的对比让人不禁想起剑桥学院的教堂以及汉普顿宫。俨然以优雅为标志的建筑壮举。

最前沿的 印象派 艺术中心

酒庄如今仍然保存着创始人的孙子及其同名画家的画作，这位画家横跨自然主义和印象派两个流派。约翰·刘易斯·布朗与德加（Degas）、马奈（Manet）、毕沙罗（Pissaro）、图卢兹·罗特列克（Toulouse-Lautrec）结为挚友，留下了自然无处不在的动人画作。在他的童年时期，肯德布朗就是他灵感来源的游乐场，是他的艺术庇护所。波尔多市的一个广场以约翰·刘易斯·布朗的名字命名，纪念这位让肯德布朗成为最前沿印象派艺术中心的画家。





特里斯坦·勒·路易 (TRISTAN LE LOUS) 在激情与追求理想之间

新庄主特里斯坦·勒·路易自然延续了酒庄的家系。特里斯坦·勒·路易决定收购酒庄时，有坚定的愿望让这个带有苏格兰烙印的、介于葡萄酒的优雅和地方的高贵之间、同时介于地方的优雅和葡萄酒的高贵之间的肯德布朗名称能延续下去。勒·路易家族植根于特雷格 (Trégor) 的布列塔尼。

小时候，特里斯坦的祖父让·勒·路易 (Jean Le Lous) 只会说布列尼语言。很快，他的老师发现了这个男孩出众的能力，并敦促他上中学。在接管勃艮第的一家药房之前，特里斯坦已是军队的一名药剂师。“它最初只是一家药店，而我的祖父得到了众多葡萄种植者的支持，他们为祖父的冒险之旅注入了动力。和这些葡萄种植者一起，祖父自然在酒窖中放着美丽的酒瓶，我就这样接触到了葡萄酒”，特里斯

坦如是说。多年后，经过漫步徜徉和品评葡萄酒，特里斯坦·勒·路易深深折服于肯德布朗的魅力，折服于这座出产葡萄酒无人出其右的酒庄的特色。特里斯坦和他的父亲、兄弟一起，始终在祖父创建的公司中担任高层管理人员——他们于2019年成为了酒庄主。“葡萄酒带来的愉悦、青葱翠绿的环境、建筑动人心弦的构架，让人回想起布朗人的苏格兰血统，最后，总经理乔涩·桑芬斯 (José Sanfins) 的个人魅力更加深了我对酒庄的迷恋”，特里斯坦·勒·路易总结道。

乔涩·桑芬斯 (JOSÉ SANFINS) 被肯德布朗迷住

对于乔涩·桑芬斯而言，他在这座玛歌产区1855年列级酒庄中的冒险之旅始于1989年，当时酒庄仍归AXA Millésimes所有。自那时起，这位年轻的实习生在此酿制了三十多个年份的出色佳酿。乔涩·桑芬斯的家族来自斗罗 (Douro) 葡萄园，家族在帕蒂拉斯岛 (Patiras) 的大自然中成长壮大，那是纪龙德河口中部的一块长舌形土地。他的父母都是葡萄种植者，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对这些葡萄酒产

区的爱恋都传承给了乔涩·桑芬斯。多年后，乔涩·桑芬斯在学业结束后选择在河口的左岸，将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坚如磐石的毅力投入到肯德布朗酒庄的工作中。

依据严格
要求酿造





运动变化的酿造

精密 酿造的 葡萄酒

“葡萄园种植的演化需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我如今种植葡萄树，我的继任者才能够从中收获其精髓”，乔涩·桑芬斯总结道。第一阶段的工作是在1990年代初重新将土壤积水排干，然后重新种植葡萄园。通过花色苷分析重新确定收成时间，尽可能确保葡萄达到最佳成熟度。酿造酒窖中仍然处处体现着同样的精确控制，不锈钢桶中进行柔和萃取以达到理想的温度控制。很早以前，肯德布朗就采用重力原理避免翻动葡萄酒。陈酿酒窖见证了新酒桶的加入，并且在1980年代末酿造了第二款葡萄酒。

肯德布朗氏族 30名成员 组成的团队

约翰·刘易斯·布朗所重视的家族或氏族的概念，是盘旋在肯德布朗酒庄上方的地方语言。团队由30名员工组成，从葡萄园到销售，从葡萄到公园的维护都由他们负责，其中一些成员已经在酒庄工作了40年，可以说是将毕生融入了约翰·刘易斯·布朗的画像中。“我们忠于布朗氏族，从团队到项目再到理念都致力于其长久稳定及保持忠诚。我想知道我们来自哪里、现在身在何处，以及未来去向何方。捍卫肯德布朗品牌会给我一种由衷的自豪感”，乔涩·桑芬斯如是说，他的职业生涯也印证了这些价值观。“酒庄是我们集体的冒险之旅，我们在这里感觉良好，葡萄酒也一样”，殿堂守护者乔涩·桑芬斯补充道。

一种方法，三款葡萄酒

肯德布朗 特色

1855年三级庄，肯德布朗酒庄将赤霞珠（根据年份不同，赤霞珠占比在65%到70%之间）和梅洛混合酿造。可能含有少量的品丽珠。肯德布朗酒庄是这片伟大地区的灵魂，陈酿葡萄酒光彩夺目、酒体浓郁，口感如天鹅绒般丝滑，以其水果的新鲜度、浓度以及超细腻的单宁著称。质量最佳年份的葡萄酒清爽清凉，呈现出红色和黑色水果的优雅，酒体丰腴、余味紧实而带辛香。

肯德布朗酒庄副牌红葡萄酒（Brio de Cantenac Brown）的第一个年份是2001年。赤霞珠和梅洛达成平衡并加入10%的品丽珠，短期酿造后即可饮用。“出产本款葡萄酒的地块是决定性因素，它拥有真正独立的特点，让副牌声名远播”，乔涩·桑芬斯强调。

肯德布朗酒庄奥托干白葡萄酒（Alto de Cantenac Brown）第一个年份是2011年，这是一款产量极小的白葡萄酒，原料葡萄占地2公顷。由90%的长相思和10%的赛美蓉酿造而成，是一款矿物感葡萄酒，带有火石和白色水果芳香，清澈而活泼。是非常棒的佐餐葡萄酒。



土地的能量





热情、友善、 自豪的氏族

从氏族到俱乐部

这座都铎风格的城堡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着苏格兰文化，再加上独特的地理环境，是一个能够让人梦想成真的公园、一个享有盛誉的玛歌葡萄园，自然而然地让肯德布朗氏族愿意向世界各地的葡萄酒爱好者们敞开酒庄的大门。“我们离波尔多非常近，我们的场地很适合为小团体量身打造招待会”，特里斯坦·勒·路易解释道。

凭借无出其右的特色，肯德布朗的金色标签遍布全球。爱好者们组成了一个俱乐部，他们必须来到庄园，沉浸在这个拥有丰富历史和独特风土的酒庄中，才能领略这些著名的玛歌葡萄酒背后隐藏的布朗家庭。掌握1855年列级酒庄命运的氏族提供的接待是真诚的，并将成为生产工具的核心。“从我第一次与特里斯坦·勒·路易会面以来，我就感觉新庄主正在谋划一个使酒庄的工作人员以及游客受益的、能够持续发展的全球项目”，乔涩·桑芬斯如是说。籍此，为葡萄酒专业人士准备了独具魅力的房间——适合举办期酒品鉴活动或盛大的品评会。

参观 新酒窖： 亲密对话

遵循酿造越来越精细、无任何侥幸因素的逻辑，酒庄将修建一个拥有70个酿造桶的新酒窖，从而将葡萄园细分化的能力提高十倍，以实现更加精确的酿造。这是一项向土地以及肯德布朗酒庄与大自然保持的亲密联系致敬的周密计划。他们渴望用自然为这片地区提供的自然资源来创造葡萄酒。这一理念完全体现在这个对生态负责、完全用原白土建造的酒窖项目中。这项计划将引导游客走上令人难忘的、更亲近自然的旅游路线，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感官了解从葡萄藤蔓到葡萄酒的整个过程。



地区的自豪

葡萄园

占地60公顷的葡萄园分布在著名的玛歌和肯德高原上。位于享誉世界的产区中心，出产的葡萄酒兼具平衡和优雅特性，酒的单宁会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精细。适合玛歌产区特点的葡萄品种中，赤霞珠种植面积最大，达65%，梅洛占30%，其余种植有品丽珠和少量的味而多和马尔贝克。

砂砾的殿堂

葡萄品种的选择取决于多年的观察、品评以及对土壤性质的仔细研究。酒庄包括三个区域，分别是5至6公顷的粘土石灰岩地区、16公顷的小砂砾土，最后是玛歌和肯德高原上的34公顷厚厚的贡兹冰期的砂砾土，它们一起构成了肯德布朗酒庄的葡萄酒主要区域，而其中赤霞珠种植面积最大。“无论年份如何，这种地区混合种植为每年都能生产出优质葡萄酒赋予了可能性。后期趋势是进一步增加赤霞珠的比例，因为全球变暖让赤霞珠的成熟度非常高”，乔涩·桑芬斯解释道。白葡萄品种种植在粘土石灰岩地块上。





保存土壤之美

公园及其生物多样性

每个季节，肯德布朗酒庄都会焕发出新的风采，呈现多种色彩，让约翰·刘易斯·布朗骑马回到庄园时眼前为之一亮。葡萄园、酒庄和公园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卷，全球所有葡萄酒爱好者都可以漫步其中。肯德布朗生机勃勃。大约三十只苏格兰绵羊啃食着公园和城堡外墙之间草地上的青草。天鹅、鸭子和啮齿动物遍布池塘。公园中满是苍鹭、翠鸟、松鸦、狐狸、鹿和野猪的身影。蜜蜂在酒庄自有的蜂箱附近嗡嗡叫着，生产当地的肯德布朗蜂蜜。“公园里有很多稀有植物的样本——红木、西班牙冷杉、红橡树等——是约翰·刘易斯·布朗在十九世纪种下的、植物园中仍然存活的真正的遗产。按照当初的计划，我们将重新种植新的稀有品种，并按照最初的设想重新构建花园”，特里斯坦·勒·路易补充道。实际上，我们已经和孟德斯鸠音乐学院合作重建了英式花园和古果园，最大限度地再现约翰·刘易斯·布朗的原始画布。这座玛歌产区1855年的列级酒庄拥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我们负责保护和传承其生物多样性。

分享珍宝

肯德布朗酒庄的团队意识到葡萄酒的精神中包含着热情好客的理念，如今已经将纯净优雅的形象深深植入葡萄酒的形象中。“参观设施后，如果人们感觉良好并希望与我们一起在公园里自由漫游，他们可以这样做。大多数游客已经熟悉我们的葡萄酒，他们来到这里寻找酒庄激发出的热情”，乔涩·桑芬斯指出。葡萄酒爱好者们犹如酒庄灵魂的补充，爱好者将继续担任酒庄大使的角色，同时也是俱乐部的成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氏族的成员。在肯德布朗酒庄外墙的阴影下，爱好者们分成多个小组，通过品评葡萄酒，他们在私密的场地和氛围中分享珍宝。



感恩 大自然的馈赠

尊重土地

这里值得赞扬和尊重。“到达肯德布朗的第一天，我的目光自然而然落在了肯德高原这片葡萄藤蔓的海洋中。那天早晨的薄雾犹如新娘的面纱，在寒冷的夜晚笼罩在梅多克的土地上。而最后映入眼帘的是这座砖石砌成的城堡，弥漫着神秘气息。优雅。也令人印象深刻”，特里斯坦·勒·路易回忆道，他坚信庄主的身份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自豪感。苏格兰人的祖先对广袤土地的喜爱已经超越了初衷，它将继续作为典范，成为这项职责的指导原则，就像对葡萄园的管理尽可能采用自然的耕作方式，这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肯德布朗酒庄坐落之处的美丽令人叹为观止，值得我们特别关注。“我们要保持公园中的野生特质，我们需要这种生态系统来维持平衡，从植物区系的腐殖质到动物区系的调节，自然都可以自我再生”，乔涩·桑芬斯保证道。

无与伦比的 原白土酒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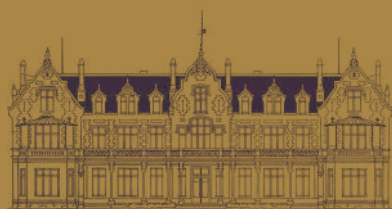
这次的新建筑项目和旧酒窖的场地仍然采用苏格兰风格。“我指的是对土地的热爱，对这个地区景观的纯粹性的热爱，这是它反馈给我们的画面”，特里斯坦·勒·路易解释道。这种选择是独一无二的，最终呈现的是一个原白土酒窖，厚一米的土墙可实现最佳的热惯性和湿度调节，确保葡萄酒在酿造桶中的稳定性和陈酿效果。酒窖的低矮拱顶将成为一项技术壮举，它用压紧的土建造，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两处建筑可以相提并论：三世纪为泰西封（Ctésiphon）的一位古波斯国王建造的宫殿，以及印度的实验小镇曙光村（Auroville）的乌托邦建筑。

升降式酿造桶使得对葡萄的操作完全依靠重力，可以保留葡萄的全部精华。原白土带来的酒窖热惯性将阻止空气调节，在不消耗能量的情况下提供理想的酿造环境。

酒窖的建造使用原白土和原木、生物基和未经处理的材料，没有任何水泥，是一个长期项目。它致力于展现土地的哲学，采用本地材料，在旧址上修建，工人将在现场堆砌土壤。

这座土坯建筑由建筑师菲利普·马德克（Philippe Madec）设计，他的原创作品一直与环境融为一体，并因此享誉全球，包括卡萨布兰卡的生态区、布雷斯特的国家植物温室。“我们希望低调的新建筑，既适合现有建筑，又能实现最低碳足迹。我们必须树立对生态负责的榜样，无论是酒窖还是葡萄酒都值得关注”，特里斯坦·勒·路易坚持道，首次品评肯德布朗酒庄葡萄酒的经历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例如普鲁斯特的玛德琳早熟葡萄品种。





CHATEAU
CANTENAC BROWN
MARGAUX

肯德布朗酒庄联系方式

乔涩·桑芬斯 (José Sanfins) – jsanfins@cantenacbrown.com
保琳·弗雷丁 (Pauline Fradin) – pfradin@cantenacbrown.com

过量饮酒有害健康，请适度饮用。